

白话聊斋

(四)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白话聊斋(四)

(根据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译编)

主编: 李厚基

译编: 李厚基 姜东赋
韩海明 许桂亭

责任编辑: 刘英民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0³/4 印张 171,000字 印数: 318,500 1981年9月第1版
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086·573 定价: 0.76元

目 录

真	生		(1)
湘	裙		(5)
长	亭		(12)
席	方 平		(22)
素	秋		(33)
贾	奉 雉		(47)
胭	脂		(59)
阿	纤		(73)
瑞	云		(83)
仇	大 娘		(89)
珊	瑚		(106)
申	氏		(118)
葛	巾		(124)
黄	英		(136)
书	痴		(146)
青	蛙 神 (一)		(153)
青	蛙 神 (二)		(162)
任	秀		(167)

晚	霞		(172)
白	秋	练	 (182)
王	者		(194)
陈	云	栖	 (200)
竹	青		(209)
张	氏	妇	 (216)
香	玉		(219)
王	十		(232)
石	清	虚	 (239)
嘉	平	公	子..... (246)
二	班		(250)
车	夫		(254)
苗	生		(255)
鸮	鸟		(261)
薛	慰	娘	 (264)
王	桂	庵	 (273)
褚	遂	良	 (282)
姬	生		(287)
公	孙	夏	 (291)
纫	针		(298)
桓	侯		(307)
粉	蝶		(313)
太	原	狱	 (320)

新 郑 讼.....	(323)
浙 东 生.....	(326)
一 员 官.....	(328)
(丐) 仙.....	(331)

真 生

长安城里有一个读书人，名叫贾子龙。一天，他偶然走过自己家附近的一条小巷，遇见一位外地人。这人风度潇洒，举止飘逸。子龙上前询问那人姓名，才知道他姓真，是旅居在长安的咸阳人。子龙非常敬慕他，很想和他结交为朋友，于是在第二天，就到他的寓所去拜访。说也巧，子龙去拜谒了三次，都赶上真生出门了，没有遇上。于是子龙暗地派人查看真生在家的時候，才去拜访。但是真生还是有意避开不见，子龙硬是闯进门去搜寻，真生才出来见客。俩人相见，促膝倾谈，彼此都很投机。贾子龙就派个小僮去买酒，俩人喝了起来。真生这个人不但酒量大，而且言谈很有风趣，俩人又喝又聊，真是快活极了。

眼看酒要喝光了，真生站起来，由书箱里找出一个喝酒的器皿，却是只没底儿的玉卮（zhī）。真生往玉卮中注入一杯酒，它就满了；再用小酒杯去舀酒倒在酒壶里，可玉卮中的酒一点儿也不见减少，还是那么满满当当。贾子龙感到非常奇怪，说什么也要叫真生传授这种法术。真生说：

“我为什么不愿意意见你，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毛病，就是贪心没有去净。这是仙人自家使用的法术，哪能随便传给别人呢！”

贾子龙说：“真冤枉人呀！我有什么贪心？只不过因为家里贫困，才偶尔产生一些奢望罢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们就一笑而散了。

从此，俩人来往很是密切，竟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。每当子龙没钱用的时候，真生就拿出一块黑色的石头，冲着石头念一顿咒语，再用它去磨瓦块，瓦块就立刻化为白银。真生拿来送给子龙，刚刚够他用的，也不让他有赢余。子龙经常要求真生多给他变一些，真生便说：

“我说你这人太贪，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！”

贾子龙想，要是明着向真生求告，他一定不答应自己，就想乘他喝醉了偷出他的石头来要挟他。

有一天，他们两人喝了会儿酒，都躺下睡了。等真生睡熟后，子龙偷偷地爬起来，揭开真生的衣服找那块石头，可是真生惊醒了，真生气愤地说：

“你真没有良心，我不能和你这样的人相处了！”

说罢就告辞而去，把家也搬到别处去了。

过了一年多，贾子龙在河边上游逛，看见一块晶莹光洁的石头，很象是真生的那一块，就捡起来，象宝贝似地珍藏着。过了几天，真生忽然来到他的家中，忧心忡忡地有些神不守舍。子龙安慰他，问他这是为

了什么。真生说：

“你以前看见的那块石头，是仙人的点金石。从前我跟从抱真子学道时，他喜欢我耿介守贫，不慕钱财，才把它送给了我。咱俩分开后，一次我喝醉了酒，把它丢了。我暗暗占了卦，算出石头应该落在你手里。你要是肯把点金石还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

贾子龙笑着说：“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敢欺瞒朋友，确实象你占卜的那样，这块石头是在我手里。古时管仲和鲍叔在一起做买卖，每次管仲都从赚来的钱中多取一些，而鲍叔却能谅解，知道管仲不是贪财的人，他所以多取只是因为贫困。那么今天你怎么对待我呢？”

真生说：“只要你把点金石还我，我就给你百两黄金。”

子龙说：“百两黄金不算少，只要你把口诀教给我，让我亲自试一试，就心满意足啦。”

真生听了有些犹豫，怕他说话不算数。子龙说：

“你是仙人，难道不知道我贾某在朋友面前是绝不失信的吗？”

于是真生就把口诀教给了他。子龙看到台阶上有一块大石头，拿着点金石就要去磨，真生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肘，不让他去试。贾子龙就一猫腰，从地上捡了半块砖，放在大石头上，说：

“象这块砖头不算多了吧！”

真生就让他试了。谁知子龙不磨砖头而去磨石头。

真生一见，吓得脸都变了颜色，上前要和他争夺，可是石头已经变成纯金的了。贾子龙把点金石还给真生，真生叹了口气道：

“唉！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还说什么呢？然而象我这样随随便便把福禄给人，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。如果能让我逃避这次罪过，你必须给穷人施舍一百具棺材，一百件棉衣，你肯这样做吗？”

贾子龙说：“我所以要得到这么多钱，原本也不想把它藏在窖里。你难道还把我看成一个守财奴吗？”

真生听了这番话，才高兴地走了。贾子龙得到了金子以后，一边施舍一边做买卖。不上三年的功夫，施舍的数目已经满了。一天，真生忽然来到他的身边，握着他的手说：

“你真是个守信义的人啊！咱俩分别后，福神在上帝面前奏了我一本，我被削去了仙籍；可是承蒙你大力施舍，到今天已经用功德抵消了我的罪过。希望你继续努力行善，不要打消做好事信念。”

贾子龙问真生是天上哪一部的仙人。真生说：

“我不是仙人，乃是一个有道行的狐仙。出身极低，不能造一点儿罪孽，所以我这一辈子很自爱，一丝一毫也不敢胡作非为。”

贾子龙为他摆下酒宴，二人又象以前一样高高兴兴喝了起来。贾生活到九十多岁，这狐仙还经常到他家里来。

湘 裙

晏仲，是陕西延安人。他和哥哥晏伯合住，兄弟友爱，感情很深厚。晏伯在三十岁时就去世了，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女。过了不久，他妻子也去世了。晏仲沉痛地悼念着兄嫂，常想，如果自己能有两个儿子的话，就把其中一个做为哥哥的后嗣。后来，晏仲果然有了一个男孩，可是自己的妻子又死了。晏仲怕续娶的妻子不疼爱孩子，就想花钱讨一房小妾（旧社会，妾的地位如同婢女，很低贱，对前房留下的子女也要象对主人一样尊敬）。

正好邻村有人要卖个丫环，晏仲就前去相看，结果很不中他的心意。他情绪有些苦闷，被那村的一个朋友留下喝了会儿酒，然后醉醺醺地回家了。

走在半路上，他遇见了过去的一位同窗学友梁生。梁生热情地握着他的手，邀请他到家里坐坐。晏仲醉得迷迷糊糊，也忘记梁生早已死去，就跟着他走了。走进梁生家大门，晏仲一看不象是原来的房舍了，心里疑惑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梁生答道：“我刚刚新搬到这里。”

进了屋梁生就准备取酒待客，可是家里酿的酒都用光了，于是梁生就嘱咐晏仲坐等一下，自己提着酒瓶出门买酒去了。晏仲在屋里坐了会儿，就走出门外站着等候梁生回来。忽然，他看见一个妇人乘着驴从门前经过，后面跟随着一个八、九岁的男孩子，那男孩子的面目神色都非常象自己的兄长。晏仲心里凄然一动，急忙尾追过去，问那男孩子姓什么。男孩子回答说“姓晏”。晏仲更惊奇了，又问：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那男孩子回答。这时妇人已经走到家门，便下了驴走进去。晏仲拉住男孩子问：“你父亲在家吗？”男孩子答应去看看，就跑进大门里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老妇人走出来探视，晏仲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嫂子。嫂子惊讶地问起他为什么来到这里。晏仲满怀悲痛，随着嫂嫂进了门。只见房舍也还整齐，就问：

“我哥哥在哪儿？”

“他出去讨债了，还没回来。”

“方才骑驴的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那是你哥哥的妾甘氏，她已经生了两个男孩子了。大儿子阿大去赶集还没回来，你看见的是阿小。”

晏仲坐得时间久了，酒也醒了，这才明白所见的这些人都是鬼。可是由于兄弟感情深切，他也不害怕。嫂子忙着温酒炒菜。晏仲急着想见哥哥，就催促阿小

去找爸爸回来。过了好半天，阿小哭着跑回来，说：“李家欠着债不还，倒和爹爹吵闹起来。”

晏仲一听，就跟着阿小跑去。到了那里，只见两个人正把哥哥按在地上要打。晏仲气极了，挥着拳头闯过去，那两个人被他一拳一个打倒在地。他赶忙把哥哥扶起来，那些人早都吓得跑了。他追过去捉住一个，揍了一顿，才松开手。然后他拉着哥哥的手，跺着脚大哭起来。哥哥也哭了。

哥俩回到家，全家凑过来慰问一番，然后摆上酒食，兄弟俩互相庆贺相会。坐了一会儿，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少年走进来。晏伯招呼着“阿大”，让他拜见叔父。晏仲挽起了侄儿，掉着泪对哥哥说：

“哥哥在地下有两个儿子，可是在世上的坟墓却没人扫。兄弟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妻子也死了，将来如何是好呀？”

晏伯听了，很是凄惻。嫂嫂对晏伯说：“如果让阿小跟着叔叔回阳世，也是一个办法。”

阿小一听，立刻依在叔父胳膊下边，眷恋着不愿离开。晏仲抚摸着他的头，无限酸辛，问阿小道：“你愿意跟我走吗？”阿小回答着：“愿意。”晏仲心想，鬼魂虽然不是生人，但总算对人有些安慰，比没有还强。想到这里，他也露出了一些欢容。晏伯说：

“你把阿小带去，不要娇惯他，要多给他吃些肉

食，晌午时，撵他到太阳光下边多晒晒，过了午再进屋。六、七岁的孩子过一个春夏，就会生出骨肉，以后也可以娶妻生子，只怕他寿命不长罢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门外有一位少女偷偷张望倾听着，模样儿很是温柔可爱。晏仲疑心是哥哥的女儿，就问起来。晏伯说：

“她叫湘裙，是我妾的妹妹。孤苦无依，在我家住了有十年了。”

“已经许配人家了吗？”晏仲问。

“还没有。这些天正商量着跟东村的田家说亲呢。”

这时湘裙在窗外小声嘟囔着：“我不嫁给姓田的！”

晏仲心里对湘裙很有意，可是又不便明言。过了会儿，晏伯站起身，在书房里收拾好床铺，留弟弟住下。晏仲本来不想留住，可是心里怀恋着湘裙，准备设法试探一下哥哥的意思，就辞别了哥哥到书房睡觉去了。

当时正是初春季节，气候还有些冷，书斋中早撤了炉火，进去以后，冷森森的，冻得直起鸡皮疙瘩。晏仲对着蜡烛默然独坐，想喝点儿酒。过了会儿，阿小推门进来了，把一碗肉和一大杯酒放在桌上。晏仲高兴极了，问是谁给他准备的。阿小说：“是湘姨让我送来的。”

晏仲快把酒喝完了，阿小又端来一个火盆，放到

床下。晏仲问：

“你爹娘睡了吗？”

“睡了好久啦。”

“你睡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和湘姨睡在一起。”

阿小等阿叔睡上床，才掩上门走了。晏仲见湘裙那样聪慧而能猜想别人的心愿，更加爱慕了；又看她能抚爱阿小，想得到她的愿望更急迫了。他这一夜辗转反侧，始终未能入睡。第二天，他早早起来，对哥哥说：

“兄弟我孑然一身，无有妻室，烦劳哥哥为我留意一下吧。”

“咱家又不是缺吃少穿的人家，想找个妻子还不容易。地下即使有漂亮姑娘，恐怕对你也没有好处的。”

“古人也有娶鬼妻的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晏伯好象也明白了弟弟的心思，就说：“湘裙倒也不错。只是必须用大针刺她的‘人迎’穴，如果血流不止，才能做生人的妻室。这事哪能随便来得呢！”

晏仲说：“如果能由湘裙来抚养阿小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晏伯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，可是晏仲也是一个劲儿地要求。嫂子就说：“不如试着拉住湘裙，硬用针刺一下，如果真不出血，那再罢休吧。”

说罢，嫂嫂就找了根大针走出门，正好在门外遇上湘裙，她赶忙捉住湘裙的手腕要刺，可是发觉湘裙腕上的血迹还没干呢。原来湘裙偷偷听到晏伯的话，自己早已悄悄试过了。嫂嫂松开手，笑起来，回屋告诉丈夫说：

“人家湘裙早就有意了，何必还用你操心呢！”

湘裙的姐姐甘氏听到这事可气坏了，跑到湘裙跟前，用手指着她的眼眶子骂道：“骚丫头不害羞！你想跟着阿叔私奔呀？我一定不能让你称心如愿！”

湘裙又羞又愤，哭着要寻死，一家子又哭又闹，沸反盈天。晏仲也羞惭极了，就辞别了兄嫂，领着阿小走出门。晏伯说：“兄弟暂且回去吧。阿小不要让他再来了，那样恐怕要损伤他的生气呢。”晏仲答应着就走了。

回到家，晏仲给阿小虚增了几岁，对别人说是哥哥娶的婢妾所生的遗腹子。众人见阿小面貌与晏伯酷似，也就相信他是晏伯留在世上的根苗了。晏仲教阿小读书，他就常常捧着本书晌午头上在太阳底下攻读。开始他觉得很痛苦，时间一久就习以为常了。炎夏六月，书桌被烈日晒得烫人，可是阿小一边游戏一边读书，一点儿怨言也没有。这孩子很聪明，每天能读半卷书，到夜里和叔叔睡在一张床上，还常常背诵着。晏仲看阿小这样懂事，心里很感到慰藉。他又常常思念

着湘裙，所以也不再想纳妾的事了。

有一天，来了两个媒人和晏仲商量给阿小娶亲的事，晏仲看家里没个妇女操持家务，心里也很着急。忽然甘氏嫂子从外面走进来，说：

“阿叔不要怪罪我，我现在已经把湘裙送来了。因为我看这丫头太不识羞，所以才羞辱她一下。象阿叔这样一表人材再不相从，我还让她跟从谁呢！”

晏仲见湘裙立在甘氏身后，心里高兴极了，就恭敬地让嫂子坐下，然后说明堂上还有客人，就匆匆走出去了。过了片刻，他再进来时，甘氏嫂嫂已经走了。湘裙卸下盛装走进厨房，立时刀砧之声响了起来，不一会儿，菜肴就摆列了一桌子，烹饪得很是合口。等到客人走了，晏仲再回屋，只见湘裙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室内，于是二人交拜成礼，结了夫妻。

湘裙抚养晏仲前妻的儿子，就象自己亲生的一样，晏仲更敬重她了……后来阿小娶了妻子，生下一个儿子，三十岁时果然早逝了。晏仲抚养孤儿，就象侄子活着的时候一样。等晏仲年至八十时，阿小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，晏仲就分了一半家产给他，让他另居。

湘裙始终也没有生育子女。有一天，她对晏仲说：“我先到地下，替你准备居室去吧！”说罢，打扮整齐躺在床上就合目而逝了。晏仲也不悲哀，过了半年也去世了。

长 亭

石太璞是泰山人，喜好请神驱鬼的那套法术。有一个道士遇见他，看他聪慧，很喜欢他，就收为徒弟。道士打开书匣，取出两卷书，上卷是驱狐术，下卷是驱鬼术，就把下卷传授给他，说：“你要虔诚地信奉此书，吃饭穿衣和美丽的妻子都有了。”石太璞问道士的姓名，道士说：“我是开封城北村玄帝观的王赤城。”石太璞留他住了几日，把驱鬼的口诀法术都学到了手。

从此之后，石太璞精通法术的名声就传开了，带着钱财礼物请他的人接踵而至。一天，来了个老头，自称姓翁，他一进门就摆出丰厚的财礼，说他女儿患了鬼病已近垂危，请石先生务必亲自跑一趟。石太璞一听病人已危，就推辞掉财礼，跟着老叟先去看看。他们走了十余里，进入一个山村，到了老叟家，只见房舍华丽，象个富足人家。进入内室，见一位少女躺在帐子里，丫环把帐子用钩子挂起来。少女看上去有十四五岁，面容枯槁，气息奄奄。石太璞走近跟前，少女忽然睁开双眼，说：“良医来啦！”全家人都高兴极了，说她已经有好多天不说话了。